

关于综合大学美术实践类教师 评价标准问题的思考

张 淳

摘要 随着新一轮学科目录的调整，艺术门类学术型和专业型培养模式同时得到了提升和发展。如何制定对高校美术实践类教师的评价体系，已成为颇受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新时代教育理念与艺术学科发展需求，结合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近年的改革，探讨了综合大学美术实践类教师评价体系的构建路径。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以做“经师”与“人师”的统一者为目标，明确评价导向；第二，结合艺术学科发展的历史，推动分类评价实施；第三，聚焦教育强国战略目标，建构多维度的评价体系。

关键词 高等教育 艺术学科 评价标准 破“五唯”

Reflections on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Art Practice Teachers in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Zhang Chun

Abstract With the adjustment of the new round of discipline catalogs, the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modes of art have been improved and developed at the same time. How to formulate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art practice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and needs to be solved urgently.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the new era and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art disciplines, combined with the reform of the School of Art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art practice teachers.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Firstly, with the goal of being a unifier of “scripture teachers” and “human teachers”, clarify the evaluation orientation; Secondly,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t disciplines,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Thirdly, focus on the strategic goal of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through education and build a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art disciplines; evaluation criteria; breaking the “Five Overemphases”

制定教师评价标准是关乎高校发展的一件大事，这不仅与教师个人职称评审、职业发展、待遇、声誉直接挂钩，同时也事关高校学科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合理的评审制度和评价标准可以真实地体现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反映教师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激发教师的活力。近些年，国家高度重视相关工作，有关部门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文件，对高校人事人才评审工作以及评审过程中标准的制定和把握提出了明确要求。艺术学科在高等教育中一直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尤其是专业美术院校与综合大学艺术学院之间，对于评价标准的把握存在着较大差别。本文结合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近年的人事评价改革，谈一下关于综合大学美术实践类教师评价标准的几点思考。

一、以做“经师”与“人师”的统一者 为目标，明确评价导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立德树人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反复强调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总书记高瞻远瞩地站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方位，为铸就“大国良师”给予殷切嘱托：“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

完成好立德树人的重任，前提是要有一批道德高尚、学术精深的“大先生”。“师者，人之模范也”，教师以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楷模，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通过自身的行为来树立一个可信、可尊、可仿的示范模板。在我国古代，好的老师被尊称为“人师”“良师”“国师”直至“至圣先师”。梁启超1901年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论及大教育家康有为品行方峻、威仪严整、循循善诱、至诚恳恳^[1]，这段论述不仅深刻把握了教育的内在规律，还准确抓住了时代变革中知识分子的责任。教育家应当与民族振兴的伟大目标紧密相连，承担起在国家和社会变革中的时代使命。民国时期，曾有辞典收录“教育专家”条目，《中国教育辞典》（1928）解释道：“于教育学术，具有一得之长，能任未受专门训练者所不能胜任之事者，皆得称为教育专家。”^[2]20世纪中叶，“教育家”开始作为一个尊称出现，但教育专家和理想中的教育家仍有很大的差别。“教育家”本质的理解归根结底在于，科学地把握教育是一种面向人的、旨在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文化传承与精神交流的活动。教育工作者不能仅仅满足于作为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更应具备深刻的自知、自觉与自省意识——努力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与品位的“大先生”。古今中外的著名教育工作者都有过深刻的论述，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鲁迅说：“教育是要立人。”雅斯贝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卢梭说：“教育是培养既能行动又有思想的人。”这些教育箴言一致强调，教育无法脱离“人”，也不能缺乏人际间的温暖、责任与全面关怀。一旦脱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教师的思想建设，以做“经师”与“人师”的统一者为目标，明确评价导向，每年组织师生赴徐悲鸿纪念馆参观，学习徐悲鸿的家国情怀

离了“人”，教育便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而教育从业者也就无法称得上具备教育家资格和精神的“教育家”。

中国美术教育界有着优秀的师风传统。1928年徐悲鸿与田汉、欧阳予倩在上海成立了“南国艺术学院”，虽然这段办学历时非常短，仅有半年时间，但他们倡导义务教学，并在招生简章中明确要“培植能与时代共痛痒而又有远见实学的艺术运动人才”。徐悲鸿后来的创作也印证了他这样一种与民族同呼吸的主张，他以画笔为枪，创作了《田横五百士》《徯我后》《愚公移山》等一大批兼具现实意义的作品，展现了一代艺术教育家在民族大义前的担当。同时，他对学生的关爱更是令后人难忘，侯一民在《回忆徐悲鸿校长》里说：“经常看到他扶着手杖，穿着带铜扣的长袍，腋下夹着一包画片到教室来，把他在国外节衣缩食，甚至借钱买来的素描原作和从文艺复兴直到马奈、梵高的精美图片，一幅幅地放在教室的大玻璃柜子中，他也把自己的素描拿到教室分批展示给学生观摩。他还把大幅油画康普的《包厢》原作搬到教室让我们学习，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得见到的艺术珍品。”^[3]从这段话里，不难体会到一位好的老师对学生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也就不难理解后来美院几代人传承的家国情怀以及严谨治学和爱护学生的传统。

二、结合艺术学科发展的历史，推动分类评价实施

艺术学科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较少被提及，学科、学科方向、专业等词常被混淆、混用，传统的美术学院教学体系占了绝对的主体，这种体系普遍是以教师的专业能力作为评价的第一标准，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更多是被当作一个艺术家的修养被提到。比如谈到某绘画系的教授，会说他的美术史功底不错或者理论水平挺高，而几乎不会把论文作为美院教师职称晋升的必备条件。此种认知其实一直在美院体系里占主导地位，至少在同行的心目中如此。

[1] “教育家”一词最早见于梁启超的《南海康先生传》（1901）。具体参见任公《人物：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1901年第100期。

[2] 王尚等《中国教育辞典》，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660页。

[3] 侯一民《回忆徐悲鸿校长》，《美术研究》1983年第3期。

2000年以后是学科发展和建设比较快的一段时期，论文作为必备条件开始进入职称评审的指标体系，并逐渐从开始的相对宽松变为严格的量化标准，评审时不但要看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数量，甚至还要卡论文的字数。这种情况开始更多出现在综合大学艺术学院，而后逐渐蔓延到专业美术院校，并有愈演愈烈的势头。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美术院校的自愿和自身需求，实际上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指挥棒的学科评估，学科评估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学院可获得的资源多少及未来的发展。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艺术学首次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新的第13个学科门类，当时这是令艺术学界十分兴奋并且引以为豪的一件大事。当时的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仲呈祥说：“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史和人才培养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艺术自觉、艺术自信、艺术自强的一项重大举措。”其实不难理解学界的这种兴奋，因为艺术学在学科目录中成为单独的门类之前，很长时间里只是文学门类下属的一个学科，而美术学只是更低一层级的二级学科，它的建设方向和评价标准自然也是从属于文学门类的基本要求。尽管文学学科本身的评价标准在不断被优化和调整为更加开放的框架，但事实上，作为文学门类的工具和手段的文字（或语言）的内在逻辑方式，与以视觉为基本呈现方式的美术在结构和传播路径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然而，艺术门类的独立，并没有根本性地解决评价标准的问题，相反地，艺术作为学科门类独立后，为了证明它自身的学理性、科学性可以与其他门类并驾齐驱，艺术学内部对于理论的重视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当然，这与许多其他学科的学者加入艺术学队伍也有不小的关系，这些学者相较于传统艺术家，思维更加缜密，逻辑更加清晰，表达也更有条理，他们自然地把其他学科的很多研究方法、话语体系、评价标准一并带入艺术学当中，并且具有了更强的话语权。

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相比上一版目录（2011年版），艺术学门类下的学科专业有了较大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5个一级学科合并为“艺术学”1个一级学科；二是原“艺术”专业学位由1个类别调整为“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美术与书法”“设计”6个类别，并从硕士培养层次提升至博士培养层次。新一轮调整促进了艺术理论研究与实践双轨运行的发展格局的形成。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在介绍《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有关情况中说：“此次目录调整为推动艺术学科门类下学术学位人才和专业学位人才更好地做到分类培养、分类评价提供了切实的政策保障，使艺术学科专业的科学评价标准进一步得以确立。同时，充分拓宽了艺术门类的发展空间，

为艺术专业人才培养带来了巨大机遇，积极引导艺术学科专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致力于为国家培养一批更加勇于担当、更加有所作为的高层次艺术专业人才。新版目录清晰地界定了艺术学科门类下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的内涵和外延，明确体现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人才分类培养、分类评价的教育发展理念。”

随着学术型学位教育与专业学位教育的区分，一方面，针对不同类型教师制定分类评价的标准，有效推进了“干什么、评什么”；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于专业学位教育的一些片面理解，比如把美术实践类教师等同于普通的画家，或者把绘画教学简单地归为技能教育，甚至认为绘画实践不需要开展理论研究等。凡此种种都暴露出对于艺术实践内在本质和规律的把握不够准确，对于创作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理解不够全面。因此，在艺术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厘清内在的学理，不仅是艺术教育评价体系的构建之本，也是学科整体发展的重要支撑。

2019年年末，我曾邀请钟涵先生来中国人民大学开过一次讲座，先生以“哲匠之路”为题，深刻、精辟地论述了一名优秀的艺术教育家的成长之路以及应该如何



2019年，著名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钟涵在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做了以“哲匠之路”为题的讲座，探讨艺术家的成长之路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强化教师的实践能力，将艺术实践成果纳入评价系统

想与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双修。关于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文章著述颇多，这里不展开讨论，但有一点很明显，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从来都不乏深邃的思想，而一个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一定是基于对实践的思考、总结和凝练。艺术家的“哲匠之路”不仅要求艺术家具备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更要求他们具备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哲学思维能力。这种思想与实践的结合，不仅是艺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新的评价标准的重要参考。在新的艺术学科评价体系中，徐悲鸿式的“技艺与思想并行”应成为一种标杆，评价教师时不应局限于单一的创作技巧或学术论文，而要注重其艺术创作中的思想性融入与创新性突破。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辩证关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近几年经过数十轮的修改，单独制定了一整套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艺术类评价标准，对实践类教师的理论成果从“重数量”转为“重质量”，并且鼓励、倡导实践类教师在理论上更加注重对创作方法论的研究。对于创作实践成果，除了按照展览和获奖层级划分级别，还对多种形式的创作任务以及服务社会实践项目，按照对社会的贡献度和影响力进行认定，同时聘请业内专家开展同行评价，将创作实践正式纳入评价体系中，并用于职称、人才等评审之中。整套方案有效地促进了艺术学院人事人才工作的顺利开展，也开启了综合大学艺术类教师独立评价的先例。

三、聚焦教育强国战略目标，建构多维度的评价体系

2018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五唯”在人才评价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已经成为高校用人的基本导向，以及衡量高校办学实力的依据。但最主要问题其实并不在于这五个标准本身，而在于“唯”这个字

上。比如“唯论文”是指过分强调学术论文的数量和发表期刊的等级，这就使得许多教师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论文发表上，而忽视了教学创新、艺术创作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实践；再如“唯职称”现象使得职称评审和职务晋升往往成为教师的唯一目标，迫使他们把职业发展和学术评价局限于这些外部的、量化的指标体系中。这种旧有的评价体系不仅无法激发教师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还可能导致教师的学术成果趋于表面化、功利化，忽视了学科的深度和广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着眼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等重大关系。“破”与“立”从来都是辩证统一的两面，破除僵化的“五唯”后，还需不需要建立新的标准，建立什么样的标准，都是值得深思与探索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近年在评价体系改革中，坚持分类评价、综合评价、专业评价、代表作评价，将成果从“数量”转为“质量”，从“一元”转为“多元”，从“指挥棒”转为“推进器”，尽可能平衡和满足不同类型教师的利益和需求，探索出了一系列客观且符合实际需要的评价框架，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建构中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着力提升学院及教师的国际交流水平，将国际交流能力纳入评价指标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鼓励师生在多地开展艺术振兴乡村工作，真正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国自主知识体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六个新的评价维度，使分类评价真正落地。

不难看出，上面六个维度是紧紧贴合着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设定的。如“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维度强调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国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研究，发表高质量原创成果，提出新观点，解决新问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推动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学理化和系统化建设，对助力建构以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内核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的贡献和绩效进行评价；“社会服务”维度强调智库建设与资政研究情况，参与国内外重要标准制定，承担国内外重要设计与展演任务；“文化传承创新”突出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伟大建党精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围绕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等成果进行评价；“国际交流合作”鼓励牵头或参与

国际科研平台建设、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到政府间国际组织任职等。这六个评价维度的提出大大激发了教师的积极性，过去在“五唯”中填不进表格的成果得到了认可。比如有的教师利用自己的美术专长常年参与到乡村振兴工作中，走出了一条艺术乡村振兴的道路，真正将论文写在了祖国大地上；再如，有的教师为发展地方文化深入调研、积极谏言，协助地方政府进行城市规划；还有的教师积极参与近几年开展的重大主题创作任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文化服务等，这些变化很多都是得益于六维新框架的提出和实施。

余论

人文类学科，特别是艺术类专业，事实上是非常难以量化评价的。很多人终其一生可能只创作出一幅传世杰作，大器晚成、衰年变法的例子也不在少数，甚至不少画家的作品直到他们去世后许多年才被发现和认可，艺术创作的旺盛期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提前或延后、缩短或拉长。一百个大师就有一百个故事，学术成长的周期性也不太容易把控，很多时候需要一个养的过程，拔苗助长反而会适得其反，有可能把一个大师的苗子提前收割了。因此，本文所谈到的评价标准，更多适用于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群体。另外，高校的美术教师毕竟不等同于单纯的艺术家，其首要任务还是教书育人。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以教学为中心，以创作实践和科学研究为助力的一体两翼的学科结构，以及对于教师的评价标准同样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完善。

张淳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吴玉章讲席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张怡琳)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主创北京地铁12号线“人民大学”站的公共空间壁画，注重教师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城市建设，并将成果纳入评价体系